

夜莺半月刊·—V. 1. no. 1 (1933. 3) ~[?]·

开封: 夜莺社[发行者], 1933~[?].

; 19cm.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15.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 1. no. 1 ~ no. 6 (1933. 3 ~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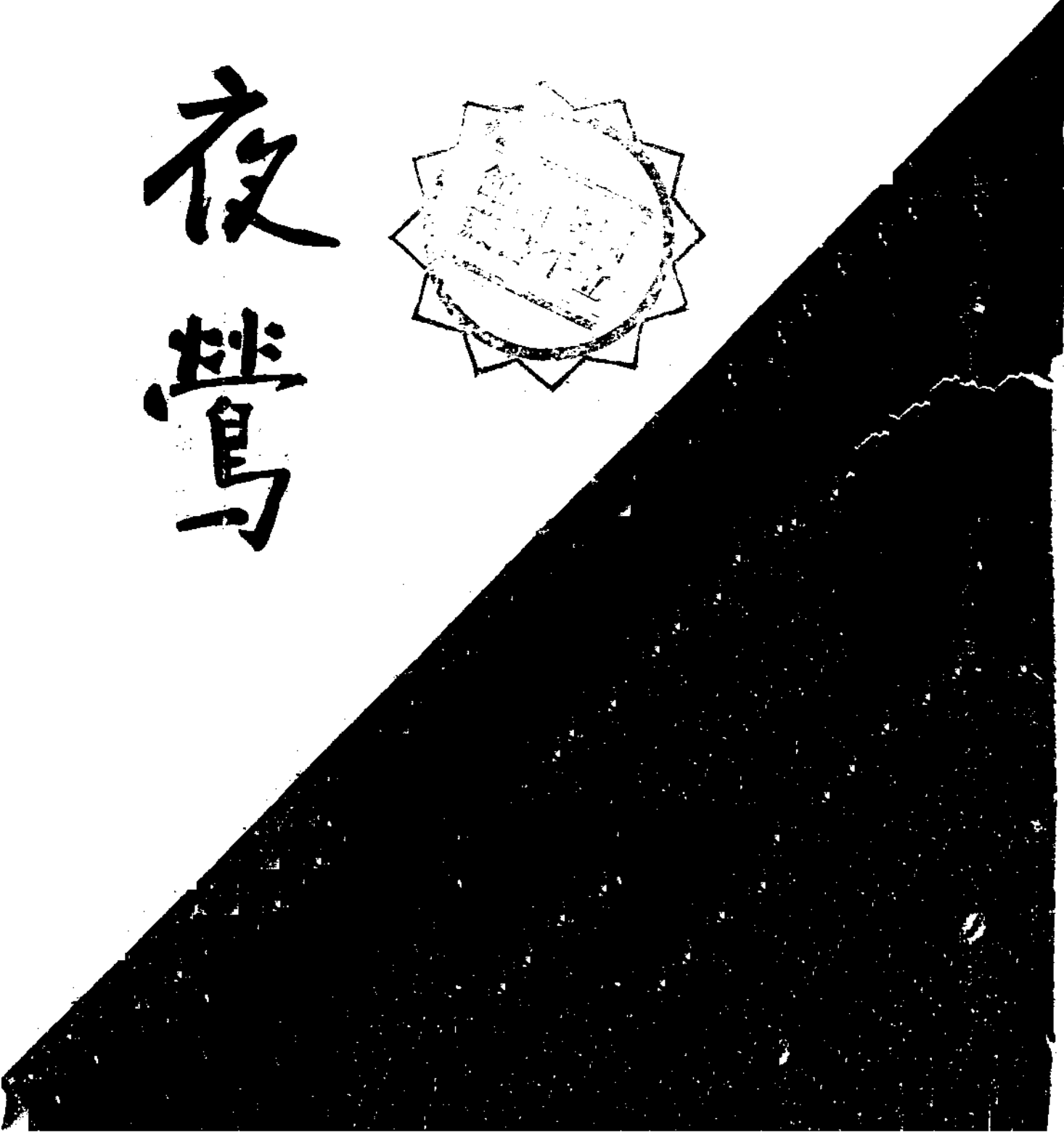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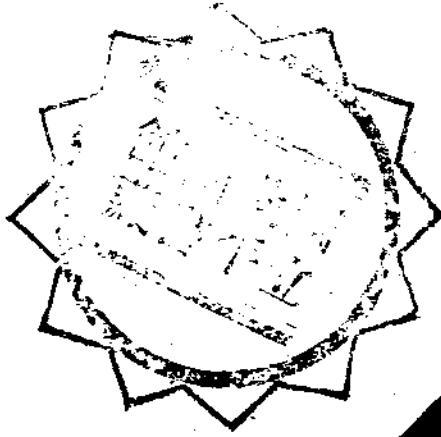


MAR 11 1938



本報已於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呈請
河南省政府轉呈內政部聲請登記

夜
鶯



本期內容：

小說
兩個女人
病床上

夷孟
希堅

詩
劫後的夢

絮飛
笑冬

批評
巴金底「霧」

飛也

本刊價目：

每期 五分

半年(十二期) 五角五分

全年(二十四期) 一元

加計 不照 資資 郵郵 內外 國

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刊行

夜鶯

第一期

本刊廣告價目：

全面 十五元

半面 八元

四分之一 五元

廣告地位由本刊酌定概用白紙黑字彩紙色印製版另議長期有優待辦法面商

編輯者 夜鶯社
開封雙槐巷八十三號

發行者 夜鶯社

印刷者 扶羣印刷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

兩個女人

夷堅

春天了。她對着照臉鏡，鏡裏映出了一個漂亮的影子。她蹙蹙着眉頭。

那個她喊做爸爸的人，是這村上一個有名的人，人都喊他劉二爺，有一副狡詐的三角臉。圓眼像錐子一般銳利，閃着光。他一生的職業是賣煙土，販賣婦女，和放月期賬。這樣，他就有錢了。現在他老了，索性什麼都不做，小老婆每天貓兒似的陪伴着，睡着享閒福。

他有一個養女兒，十幾年前他從一個破了產的木匠那裏領了來。她已經長成一個好女孩子了。他爲了某種目的，把她好生生地養着，但一見那木匠老婆進門的時候，心裏就不高興。這女兒就是好惹眉頭的她。

她是在苦難裏和輕鄙的眼光下邊長大的。劉二媽在世的時候，不憐惜她還是個五六歲的孩子，每天打罵她，叫她半夜不睡覺守候着茶爐，冬天最冷的早晨叫她到外邊提水。她底奶名兒叫丑女，劉二爺嫌它俗，改了個名兒叫秋蘭，隨着大娘底女兒春蘭叫，可是伯伯和大娘都不同意，他們仍然叫她丑女，丑女，一直到現在，這好像是一個永遠擦不去磨不掉的蓋在她臉上的印。

那個小媽媽，爸爸底小老婆，和她一般大。她和她一樣叫家裏人瞧不上眼。大娘說小媽媽來路不

R
810.5
675.2

兩個女人

一

641460



正，是從鬼七搗八的人底手裏弄了來，沒有上頭就被人睡了覺。在爸爸才把小媽媽弄到家裏的時候，她親眼看見大娘背着爸爸，罵爸爸把丟人做裝臉，要那個活寶貝。

她常常注意着小媽媽，搜尋着一件什麼在她自己身上也有的東西。她知道她們娘兒倆在大娘底眼裏是一樣的。但不論怎樣，娘兒倆底心情倒底不相同，自然，這是地位決定了人底心情。小媽媽親暱爸爸，因為小媽媽是一條藤，爸爸好像一棵樹，藤要纏上樹，才能活。她呢，她是女兒，不能一輩子靠爸爸，還要嫁，要有一個使人一聽見就臉紅，心兒裏却又想的女婿兒。她今年已經十九了。爸爸每天在家估計着，估計着，和媒人在一塊兒磋商着，磋商着，可是總沒有一個結果。她呢，她一想到姐姐（？）和遠房的妹妹（？）都有了女婿了，心兒裏就發嘔。多怕她也能像姐妹們一樣有個稱心的女婿呢？

發愁，白發愁。日子在到了的時候，就到啦。三月裏，有半月天，爸爸每天估計着，估計着，和媒人在一塊兒磋商着，磋商着，可是這次竟不像從前，有了回話啦。爸爸答應了媒人，媒人把錢交給了爸爸。爸爸快意了，女兒却……，却怎麼啦？女兒藏在屋角吊眼淚：姐妹都嫁了好人家，女婿不是縣長，就是什麼局長，至低也是個教員。她底女婿呢，聽說是個住在家裏，照理家的人；又沒有上過學堂。

不知怎樣，小媽媽平素是個死呆人，沒出息，這次竟然猜透了她底心事，就告訴了老爸爸。爸爸對她說，人家雖說沒有唸過多的書，可是人家家裏有錢，現在自己門兒前，開着兩座生意；一座生意是天義藥店，一座是吉昌京貨莊。這一來，她樂啦。隔壁李二嫂對她面誇讚她婆家的時候，她嘴角一抽，想笑，但笑了多醜氣！她底臉瓣兒羞紅了。夜裏睡下覺，她想着，她不再心兒眼兒羨慕她底姐妹們了，她底婆家和她們底不一路，却是一樣好。

她嫁過了。女婿雖然有點粗糙，不像姐妹們底那樣文雅，可是他多慇懃！他第一眼碰着她就着了迷。她說東，女婿也說東；她說西，女婿也說西。她笑了，說女婿有點獸，可是這是多麼可愛的一個獸子！她想過，在她嫁期前後，件件事兒都如意，除了兩件事：一件是丈夫說今年生意很不好，另一件是爸爸給她弄的嫁裝太不像樣了。

提起嫁裝，呵，出嫁的日子霎眼就到了，爸爸還每天和沒事的人一樣。她心裏埋怨說，爸爸光抽煙，抽得把送女兒的嫁裝也忘啦。但爸爸並沒有忘死了，一天他從外邊叫來了兩個油匠，把家裏一對舊櫃子抬出來，油了油，又叫油了幾個小箱子，還有一隻小坑棹，一齊冷冷地放在院裏。一天李二嫂來了，拉了一下坑棹裏的抽屜，誰知道，一拉就壞了，原來沒有用膠黏牢。她氣得哭了，那個姐妹出嫁是這樣！但是，她現在不想留心這些了，嫁裝好了怎樣，壞了怎樣？她看看婆家的房子，全是嶄新

的，馬房裏關着十幾頭驢子馬，一個空廳裏滿是麥。家裏的一切全是她和她丈夫的，因為叔翁翁沒有兒子，她丈夫底父親死了，只有丈夫一個兒。

她今天要走娘家，自她嫁過來，已經滿一月了。昨夜丈夫和她一夜沒有合住眼，可是今天一早兒就起來，梳了頭髮，臉上擦了粉和胭脂，衣服穿得停停當當，等着爸爸打發轎車來接她。她恨不得一腳跳到娘家去，去和姐妹們說一說，吵一吵，笑一笑。她們以前常是這個樣兒，那時候她低着頭，沒有話說，心兒裏羨慕着。現在呢，她也嫁了，家兒又是這樣好，她們要容她人夥了。

丈夫底小妹妹金蛾從馬房院裏跑回來，喊着她說，她娘家有人來叫她了。她心兒裏一喜，幾乎從屋裏跳出來，可是那小孩子又說：

「車上駕一隻大黃牛。」

大黃牛！她怔住了。那裏來的大黃牛？她不明白。娘家雖說是個破落財主，確確實實有轎車也有驢子啦。

她停住了，縳着灣灣的眉，心兒裏把不定地疑惑。忽然那個趕車的走進來，那不是她娘家底夥計，是她一母生的親大哥，一個粗糙的莊人，進門來，蠢笨的臉露出一點生怯怯的。

「呵，是大哥啦。」

她驚異地叫了聲。她問爲什麼大哥來，大哥說媽媽想念她，叫她到她跟前住幾天。並且說，今天清早給劉二爺說知了，他來叫她。

她心兒裏一燥，幾乎常大哥面前發作出來。媽媽想念她，難道她不想念媽媽？她常常想念媽媽和大哥，上年總要去看他們兩三次，現在嫁了一個好主兒了，她正想周濟周濟他們，今天去了，還少了看媽媽，可是媽媽太不識趣了，不叫劉家車來，却叫大哥駕一輛牛車來叫她，這叫人怎樣坐着在村裏過，人家不笑話！

她真是哭笑不得。她想不去啦，可是婆婆來了，說人家既然來了，就那樣去罷。

這是一輛破爛不堪的轎車。她羞怯地坐在裏邊，一路上不和大哥多說話，見了路邊有人，就裝做整包袱背過了臉，但剛才經過婆家的村上的時候，她簡直不知道怎樣好，頭低着，肚裏的氣往上倒着出。

「先到劉家，還是先到媽媽那裏？」

快到娘家村門前，大哥問。他一路嚴肅地沈着臉，像是心裏也生氣。

「先到劉家罷！你給媽媽說，我到劉家不多停，就去看她。」
她說得很爽朗。

一踏進屋裏，她看見小媽媽倚在爸爸身邊燒煙，他們見了她，都似乎很喜歡，但剛一坐到爸爸身邊，就手掩着臉抽咽起來，兩道明晶晶的眼淚在粉頰上劃着兩道條痕。

眼淚生了效，第二次來叫她的車是劉家的，趕車的夥計也是劉家的，但這次車來，她預先不知道，也沒有打算去娘家。

『爸爸這時候叫我去，有啥事？』

車夫走到院裏，她迎臉問。

『二爺病重啦。』

車夫鹵莽地說。

她吃了一驚。

『什麼！爸爸病啦？前幾天他（她丈夫）還見爸爸吃羊頭呢。』

『唉』，車夫晒了一下嘴，『昨天夜裏忽然不對了。』

噲兒，噲兒，她底眼淚立刻滾起來。

一進門，爸爸就不會說話了，小媽媽在後邊倚住爸爸底僵冷的背脊，淌着眼淚，伯伯和大娘，大哥（伯伯底兒子）和大嫂，大家都說着，指點着，有幾個叫來的夥計忙着給爸爸穿衣服。她進了門就大

哭起來，可是伯伯呵止住了她。

不大一會兒，死了的爸爸被抬在一個空廳裏了。她夾在大哥大嫂底貓哭死老鼠的假哭裏，才痛心地哭了一頓。哭住了，她心裏想：「爸爸心真很，臨死還不說多等我一會兒。」

小媽媽在空落，紛亂了的屋裏號啕大哭着，在雜亂的地上像驢子打着滾，頭碰着牆。那個像是自己爸爸的丈夫，是自己唯一的依靠人，然而他死了，自己以後要碰着許多不幸的，和淒涼的境域了。她似乎要絕氣般地在抖動着身子哭。幾個站在院角的夥計，嘻嘻地笑。

這一夜，女兒和小媽媽在一個坑上睡。屋裏的空氣真要凍僵了人。爸爸底小火爐被有心計的伯伯，打發夥計抬到廳裏去，讓給幾個人守尸的人烤。小媽媽一夜低聲哭泣着，抽咽着，等她聽厭了，還在哭。

爸爸死了，伯伯和大娘忽然待她好了。大娘叫她在自己屋裏坐，親自給她端飯吃，她不由得想到，人常說「活着仇氣，死了親」，伯伯總和爸爸是親兄弟，現在爸爸不在世了，以後娘家就只有伯伯和大娘是她底親人了。至於小媽媽，她有點厭煩她，她還年青，說不定遲早要改嫁。

一天，她繃着臉兒，跑到爸爸屋裏去。小媽媽一個人孤寂地在坑沿上坐着，她不理她，開了櫃子門，拿出爸爸一身羊羔皮襖，又回到大娘屋裏去。

「大娘，這是爸爸底一身皮襖，爸爸死了，沒有人穿啦，給伯伯罷。」

大娘吃驚地微笑了。接住了，慇懃地叫她坐下說話兒。以後她又在爸爸皮箱裏，揀了一張借錢的字據：

「大娘，這是旁人借爸爸錢給寫的字兒，收藏起來罷，提防丟了。」

麥罷了，她和姐妹們都來住娘家了。那小媽媽孤零零地整天坐在爸爸房裏，沈默着，好像命運已經把她底知覺抓去了。這樣，她簡直不能和小媽媽在一塊兒坐。恰相反，和姐妹們在一塊多熱鬧！

她們都各自誇說着自己的家裏和丈夫，有時候，互相打着趣兒。大家都是年青人，有時竟連自己和男人在一塊的細小節末也說出來，可是，這樣一來，談話就更加有趣了。

她在姐妹們中間是不弱的一員。丈夫因為生意裏有事，常在粟店裏，一有空兒就來看她，因此她每天的生活更得意了。她給爸爸守孝，穿着白鞋，可是圓臉蛋上擦着粉，抹着胭脂，耳朵上吊着兩隻翠耳墜，走起路來，搖，搖。假若一天她和丈夫見了面，送去了丈夫回轉來的時候，嘴角上掛着得意的笑勁兒，扭着身子，兩隻綠耳墜在粉白的臉頰上不住地搖着，搖着，一直搖到姐妹們的堆裏去。

「看你那個女婿罷，鬍子那麼旺！」

一個姐妹說，帶着笑。

『不要說人家的罷，你女婿個兒那麼大。』

另一個歲數小的姐妹說，帶着頑皮的笑勁兒，斜溜着眼睛。

.....

『呵，二姐，』她也開口了，向着一個遠房的姐姐，『你說他好脾氣，他底執拗性兒才大呢。他：.....他。』

『他什麼？他他他。』

二姐見她半吞半吐，故意沈住臉兒奚落她。

『他.....他夜間總要在下邊墊一個小枕頭呢。』

她底話一落尾，緊接著是陣笑彈的爆發。

『呵，你！』

大家都咽住了笑，咳嗽着的時候，那個最後止住了笑的，歲數小的姐妹說，可是接着又伏倒了身子。

ka ka ka ka ku ku ka ka ka ku, | ku |。

她底丈夫正像姐妹們說的那樣，在女人跟前不值錢，一天下午又來看她了。但這次丈夫臉上沒有

以前那樣喜歡，她急了，一坐下就問：

「你怎樣了？」

「唉！粟店不行了，賬主每天一大羣。」

「叔叔呢？」

「叔叔回家去了，賬主們都來纏他，在這裏不能停。」

「你不要發愁，叔叔做一輩子生意了，他總有辦法的。」

是的，她相信她底叔叔，叔叔是財神。他一輩子做生意，放賬，一個人一手兒創了這一副大家業。他只是太吝嗇，自己捨不得吃，也捨不得穿，一見家裏誰穿一件好衣服，就嘟囔。他似乎比丈夫爲人不講情理，可是他本事，比丈夫底本事大。

姐妹們都回去了，她很掃興，丈夫又不是每天來。她感到非常寂寞，找不到一個適當的人談一談話。大娘這晌又對她臉兒冷了，和小媽媽坐在一塊，簡直人面前坐着一個鬼石像。她決心再住四五天也要回婆家了。

回家的計畫並沒有實現。瘟疫像一陣妖風，不知道從那裏捲湧過來，風頭已經到了婆家的村上了。接着不好的消息又來到了；這間直不能令人相信，她底叔叔得了霍亂症死了。家裏打發人給他們

說，村上瘟疫風勢正凶，叫他們暫時安着心，不要回去。

『叔叔死了，生意裏債務全放在我身上了。』

丈夫哭喪着說。

她吊着眼淚，心裏沒有了主意，最後，她忽然用決斷的口氣安慰着丈夫說：

『賒還不了，反正家裏有田產房屋呢。』

破產的恐怖，使她底性兒越變得不好了。她每天繃鎖着眉頭，一肚惡氣沒個法兒發洩發洩，大娘她不敢，那麼只有向小媽媽。一天在吃飯的時候，她就這樣向小媽媽發作了：

『你還是我底娘家媽！連我吃喝都不照管！』

『誰不照管你？我給你裝不起娘家嗎。』

小媽媽說着，就哭了起來。

『你看不起我這女兒！你不要鬼妄想，在劉家活到老！』

小媽媽不還聲，只是哭，隨後她就跑到丈夫靈前大哭去了，兩隻手拍着棺材，似乎要想便劉二爺從棺材裏跳起來。

『愛哭！哭死罷！』

女兒聽見小媽媽哭，嘴裏嚙嚙着。

這一夜，丈夫又來了。他說賬主總要抗，昨天他把幾個賬主都頂回去了。她看見丈夫底神情似乎很安閒，好像對應付什麼事心裏有了一點把握。她心裏不由得高興些了。丈夫在臨走的時候，屋裏沒有人，抱着她溫存了一會才走了去。

第二天清早一起來，想起昨天給丈夫洗的白衫子，還搭在院裏竹竿上。她有心叫小媽媽替她收回來，又立刻想起和小媽媽昨天才吵了嘴。她走到院裏，碰着一個叫代娃的小夥計，手裏拿着菜，才從街上回來。他一見了她，露着驚惶的神情，好意地給她報告一個要緊的消息。

她昏啦，跌倒在石階上邊去，立刻她放聲大哭了，和昨天小媽媽哭爸爸一樣。

大娘聽見院裏撲通一聲，接着就是哭，以為出了什麼事啦，趕緊從屋裏跑出來。

『你這孩子，有什麼天大事，大清早起來就這樣哭？』

她不理她，只是哭。

『你到底說了什麼啦？』

大娘看出一點什麼了，問代娃。

『三姑爺今天早晨叫城裏兩個賬主，領着兵和警察把他帶走啦。』

代娃胆怯地囁嚅說。

她幾乎哭了一天。大娘給他說了幾句寬心話兒，以後見她不識勸，就走了。只有小媽媽陪着她坐着，縲着眉頭，臉兒蒼白。

天快黑的時候，她不哭了。小媽媽問她餓不餓，給她在門邊一個小火爐上燃着柴做飯。小媽媽拖着疲弱的身子，在屋裏來回地走着取東西。她枕在濕了的枕頭上，端詳着小媽媽底瘦弱的身軀，和額骨高出的蒼白的臉頰。最後她呻吟着對自家說：

『她可憐。』

這一夜，她和小媽媽睡在一起，兩個人都沈默着，但在偶然相看的時候，兩個人底眼睛裏羞怯地閃着親切的光芒。

狗在院裏叫，兩個人都靜悄悄地睡着，想着自家的心事，流着淚，輕微地嘆着氣。

她們悲傷地想着她們將來的未知的命運。那只是僥倖藏在算命瞎子底舌尖和齒縫間的東西。

病床上

希孟

天哪！又冷起來了，我沒有穿衣裳麼？怎麼這樣冷？……天落起雨來了，我的衣服統統淋濕了，濕到都貼在皮肉上面了，啊，真冷！……這是那裏呢？又又里的弄口？該死的紅頭阿三，早早地便把兩扇牢門關得鐵緊，我上那裏躲一躲雨呢！……真的昏起來了，我不是睡在家裏我自己的床上麼？啣，

還蓋着被子呢！怎麼還是這樣冷？哎喲，好冷！我抖起來了，我真冷！……怎麼？那邊爐子裏還有火？那個紅紅的火好像她的嘴唇。假使真的是她的嘴唇，我一定要吻她一個痛快，我要咬掉她一片嘴唇，問問她那晚爲什麼儘不赴約，害得我……喲，那不是她麼？她怎麼會來了？我趕快起來，把她抱過來吻個爽快，……喲！身子怎麼抬不起來？身上好重，誰壓在我的身上了！這樣重，這麼熱，一定是她，她壓在我身上了，抱住吧，緊緊地抱住吧！……唔，她呢？身上還是這麼重，她怎麼不見了。天哪！屋頂動起來了！越來越低了，是要塌下來了吧，快點起來逃命！……來不及了，壓到我身上了，完了，我讓塌房給埋起來了，什麼都看不見了！哎喲，什麼東西恰巧落在我的頭上，好痛啊！頭給打破了。唔，還有水，一定是血，我的媽呀！痛死我了！……

誰在叫我？怎麼！還有人哭？我在那裏呢？看也看不見。哭的怪煩人的！我想說，我在這裏呢，我說不出來。難道天是這樣地黑，他們看不見我？我胸上還是這樣重，她還在壓住我嗎？是的，她在擁抱我，她在搖動我，我也抱住她吻一吻她吧。真討厭，還是看不見，她的嘴在那裏呢？……怎麼，忽然亮了？原來不是天黑，是她的手蒙住我的眼了，這妮子還是這樣不老實，專門拿我開心。……咳，怎麼不是她，忽然換了母親！怎麼，母親還在哭！母親好好地爲什麼哭？真奇怪！我是在做夢麼？……記起了，我是病了，我已經病了兩天，發熱，發冷，昏迷。母親在爲我着急吧？……她呢？好好在抱

着，怎麼會忽然不見了？這妮子真狡猾，尋開心也不是這樣尋法，我這樣在病着，還要拿我取笑……

這妮子本來也就不是好東西，我不理她的時候，她來找着我，在我跟前賣弄風騷，引得人心裏怪癢癢地，等我一理她，她又跑了，這個小狐狸精！那天吃過晚飯的時候，她又照例地藉着買三個銅板的花生米來和我搭訕頭了。臨走的時候，她要買一包瓜子大王，我給她拿出來時，她涎着臉說不給錢，要我白送給她，說着便伸過她的手來奪我手中的瓜子。忽然，她抓住我的手了。是那樣的熱，那樣的軟的手啊，我被她一抓，好似中了迷葯似的。渾身立刻麻木了起來，只覺得眼前的她像大世界的焰火似的，一大堆一大堆的火星在眼前亂閃。忽然，一個火星落到我的手上，燙得我疼的幾乎叫了出來，眼前的焰火熄滅了，她的大屁股一晃一晃地移出門去，蓬鬆的黑髮忽然變白了，她又回轉頭對我扮了一個鬼臉。一陣風吹得黑髮跳舞了起來，把她吹得不見了。我這纔想起了我手上的火燙傷。低下頭來一看，什麼也沒有，只是紅紅的一個新月印，白白的一個小方塊。小方塊是個紙包，包兒不大，包得齊齊整整地怪精緻的。她不知又搗的什麼鬼？我乘別人不看見的時候偷偷地打開瞧了一瞧，裏面原來什麼也沒有，只是一張紙，歪歪扭扭地畫着幾朵蘭花。我真猜不出這是什麼把戲，恰巧老板娘要我到虎竈上去泡開水，我便趁勢將那小紙頭一團，捏在我的手中，提了水瓶到間壁去。借着老虎竈門外的路燈光，我又偷偷地拿出那張小紙頭伸開來看，纔看出一朵朵的蘭花原來都是字，纔知道她還會寫字。歪歪的幾

個字抓去了的我心，我忘記了我是在馬路上了，只是那幾個字，「X X 里弄口，金碗，一定。」一個個打在我的心上，打得我的心亂跳。幾乎要從嘴裏跳了出來。可笑，她不會寫「今晚」，寫成了「金碗」，字寫的那樣歪，還不如我的妹妹呢。我忘記了我是出來泡開水，只是對着那張小紙頭發怔，撫了撫我手上的小月牙印，覺得又疼又癢地一直麻到了心裏，那熱的，軟的手，那蓬鬆的黑髮，那一晃一晃的屁股，那烏溜溜的眼珠。都一齊在我心上跳舞起來。從心裏一直麻到了全身，只覺得渾身都是軟綿綿的，懶洋洋的。直等到老板娘一路罵着尋了出來，我纔記起了我出來要做的事。我便扯了個謊，說遇見了我的母親，她說家裏有事，要我回家宿一晚，多說了兩句話，纔誤了把開水早點拿回去。解釋完了之後，老板娘還是一路嘮叨地跟我回到了店中。我的一顆心再也安不下來了，X X 里，金碗，一定，這些字在我的心上打的更重了，我的心被她打得搖搖不定，搖得我的身子幾乎不能平穩地站在地上。偏是那倒霉鐘點走得分外地慢，再也挨不到打漾的時候，我也不敢再拿出那張小紙頭出來瞧看，我只是摸着手的紅月印癡想。想到那月印是她的指甲所掐的時候，便把手移到嘴旁吮吸個儘夠。好容易捱到鋪子打漾，上好了排門，數好了銅板，結賬的時候那面算盤總是尋我的開心，撥着珠便看見了手上的指甲痕，心裏只顧算着時間，手裏的珠子便撥錯了數目，這大的賬便怎麼地也碰不上頭。馬馬虎虎地結完了賬目，向老板娘哼了一聲我便直跑了出來，X X 里離店本來只要一轉就到，我覺得好像有很遠的路，

一路上連走也不敢，一下子跑着前去，跑着又覺得怪難爲情，像路上的人都知道了我是去幹什麼似的，我不敢看他們又忍不住要看看他們。這時路上的行人已經不多了，他們見我跑的這樣匆忙，都很詫異似的。轉灣頭那個印度阿三，還惡狠狠地瞪了我兩眼，好像以爲我是什麼歹人。這個亡國奴，他天天落班的時候總是到我們店裏買香煙吃，那天竟裝做不認識我了。我還是跑路要緊，也不管那麼許多了。跑到XX里，弄口的鐵門已經上了鎖，只留得一扇小門，管門的又是一個印度阿三，他看見我不安地在弄外躡來躡去，他罵我不識相，瞎在那裏轉什麼念頭，是的，我正在轉念頭，正在轉她念頭，天曉得鬼才會轉你那像鬼似的紅頭阿三的念頭！因爲跑了幾步，心裏又不安地在惦記着她，心跳得更利害了。我只是想着她那熱的，軟的肥手，烏溜溜的眼珠，一晃一晃的屁股。我幻想着我們見面以後怎樣地同去開房間，怎樣盡情地享受青春的樂趣，心搖得十分利害，搖的我一刻也站不穩，只有不停地躡來躡去以保持我身體的平衡。夜已漸漸地深了，路上已經沒有一個行人，那個赤老阿三罵了我一聲豬羅，把小鐵門也上鎖了。我只是翻來覆去地玩弄着那個小紙頭，把她掀在嘴上吻一會，把牠貼在胸上壓一會，她還是沒有來。我疑惑她是在尋我的開心了。我身上漸漸地冷了起來，我的心也由搖變成抖了，抖得我一身全索索地抖了起來。她還是沒有來。我又疑心或是她早已來過，店中打漾太晚，到我來時她已經等不及而走了，那我可真太對不起她了！我知道，她一定在愛着我，我也有點愛她，她天天都不問

斷地到我店裏買東西，買東西的時候一定要同我牽絲板籐地閒話，向我做眉做眼地儘力賣弄風騷。這晚上臨走時的一笑，那股媚勁兒，怕不把人的魂靈兒勾去。我相信，她決不會騙我的，一定是我來得太晚了，我真該死，真對不起她！我想回家去睡去，又恐怕我走後她再來了，我只是不住地搓着我手上的指甲痕，不住地走來走去，不住地索索地抖着，她還是沒有來。忽然，一滴水洒到我的面上，我以為是她來了，和我開玩笑，急忙回轉身想趁着不防捉住她。天哪！慘白的路燈光照着光亮的柏油馬路，冷清清地那有半個鬼影？一滴，兩滴的水點多起來，臉上身上都着了不少，我纔知道天是在落雨。黃梅天的天氣真是討厭，動不動就落起雨來。XX里的鐵門早已上了鎖，管門的阿三也睡着了，我到什麼地方躲雨呢？我想趕快回家，但看了張那已經揉得不成樣子的小紙頭，又鼓記勇氣來了。我靠在一架陽台下面的一塊小地方想躲躲雨，可惡的風又橫三豎四地打來，雨越來越大了，一滴滴洒在我的身上，好像一滴滴落在我的心上似的，身上衣服已統統打濕了，馬路上已經滿是積水，我的心好似讓水給漂起來似的。游游蕩蕩地直想飛出身子來。我冷得不住地打顫，我不知怎麼迷迷糊糊地到了家裏……

啊！好冷！我想到那時候我身上就不由地冷了起來。好像我的身上又濕了，心又給漂起來了……

……嗚，那邊那一團紅的活像她的心，假使她的心也像我的一樣被漂了起來，漂到我跟前，我一定要一口吞了她下去。……怎麼，那紅的也抖的利害呢！那真是她的心，她的心真漂過來了，我要抓住

她。她真夠狡猾的，她的心也和她一樣地頑皮，我捉她的時候，她又跑開了。……唔，我驚熱嚇，那紅的是爐子裏的火，那裏有什麼她的心。她把我害得好苦，她的心決不會是紅的。她這個浪婊子，我非把她的心給挖出來纔能出我這口惡氣。……啊！我太興奮了，我一想起火，我就會熱了起來。不知誰還給我蓋了這麼多的被，這不要活活的熱死我麼？我應該起來，掀掉他兩床。……怎麼，起不來了，什麼東西壓住了我的頭，壓得怪疼的。……我非起來去掉這些不可，又熱，又重，又痛！這浪婊子開我的心真不輕，我一定要起來！……噯，不得了，我的頭快裂開了，我的眼睛也看不見了，哎喲！……什麼人在我旁邊說話，說得這樣地高聲？好像是老板娘的聲音……咳，天不早了吧，是開店的時候了，我再不起來，停會兒又要捱她一頓臭罵。唔，天還沒有亮，四面都是黑漆漆地，老板娘爲什麼起的這樣早？一定又是她那位寶貝小姐撒尿撒在床上，管他呢，我纔不理她呢，天亮再見。……怎麼，還有母親的聲音？她們在談論我？她們在那裏呢？這是什麼地方？我聽也聽不清楚，看也看不見。我的胸口裏也覺得空了似的，不知我的心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的頭裏也空得發疼，我到底是醒着還是做夢，是死了還是活着？……

好了！阿彌陀佛，我的眼看見了。我還是看見一團紅的在眼前亂晃，那倒底是個什麼東西，該是我的心吧，我的心，你可回來了！……真是青天白日發昏，爐子裏的火，也看不清楚了！窗前站的母親和

老板娘，我怎麼會一直沒有看見？她們在談着什麼事，像是怕我聽見似的。又耐格娘，老板娘那副鬼相，我一看見她心裏就發恨。我從回剛一進店的時候，說是學生意，什麼鬼生意也沒有見着過，每天裏只是給老板娘當差，抱小囚，泡開水，洗碗，洗菜，掃地，倒痰盆……還要替小囚洗尿布！只差沒有洗馬桶罷了，我簡直是她家裏的粗做娘姨。娘姨一個月起碼還要掙四隻老洋，我，說什麼學生意，每月老板只給兩只八開剃頭錢。一點不順她的心，粟子壳便送到額角頭上了。老板翹辮子了，我也滿師了，我滿想可以出來自立門戶，老不死的老鬼婆又要我看死鬼老板的面子替她掙門面，還是要天天看她的鬼臉！今天她不知道又跑到我家裏搗什麼鬼！……唔，她看見我醒了，她走過來看我了。鬼才希罕你來看呢！她和我說話了，她還問我好，她還說她很記掛我，鬼纔相信你的話！我想罵她，我想笑她，她也笑了，是笑我吧？我病成了這個樣子，她還笑我，多謝你這樣的記掛我法！老不死的狗東西！她說她店裏沒人，她要走，快些走，越快越好，我一眼也不要看你這付鬼相！她走了，母親還要送她！她向母親做眉眼。什麼事瞞着我？我一個病人知道了也壞不了你們什麼事，何必這樣鬼鬼祟祟地在我面前裝模做樣，最可怪的是母親，她素日也是恨這個鬼婆的，今天也和她串成一氣了。唉！我覺得頭又疼起來了，頭上好像戴了一頂很緊很緊的帽子，真不好過！……怎麼母親還不進來，送那鬼婆出去的時間這麼久？咦，她們還在外面說話？和那老不死的有什麼話說？我倒要聽一聽了。怎麼，這耳

朵今天老是搗我的亂，一點也聽不清楚。大概是說的我吧，不然，爲什麼不讓我聽見呢？說我什麼呢？說我還不讓我聽見，真是豈有此理！呵，我明白了，是說我快死了麼？死？我纔不會死呢，我只有這一點年紀，就會死？那老不死的東西早就該死了！我明天一定會好起來的，好了我要先去找那妮子算賬，問問她那晚爲什麼害我傻等，害我生了這麼一場大病。我一定要擰她的嘴，問她爲什麼說謊。……母親還回不來，還在和那鬼婆說話。母親今天的樣子可真有點兒奇怪。……真該死，又想起那瘋子了，我從今天以後一定再不理她了！那小娼婦，她只是拿我開心，我愛她都是白愛了！男子漢應當有點骨氣，她害你這樣苦，還要再去和她胡調，真是鴨屎臭！……這耳朵今天真整扭，怎麼老是聽不清楚！她這妮子，這時還在搗我的亂，老是在我腦子裏擰個不清，不要想她吧，還是靜靜地聽一聽那鬼婆說些什麼東西吧。真可惡，還是聽不清楚！她明明地還在外面說着話，爲什麼總聽不清？呵，有點意思了，她在笑，笑得像鬼似的，什麼事值得這老不死的東西這麼高興！咦，她的名字！那鬼婆說她的名字！她一定知道我病了，她託老板娘來探問我的，那我剛纔可錯怪了她了。那老東西真可惡，故意在我面前掉鎗花，當着我的面不說，要到外面去鬼鬼祟祟的，真是個老淫婦。在我跟前還要買弄她的騷勁！唉，真是該死！又胡想起來了，忘記了聽她的下文，不要再想吧，再細細聽聽看，她們還說着呢。我真恨死我這雙耳朵了，怎麼也是聽不清楚，我急起來我真要喊一聲，要她們大聲一點說或者到我跟前

來說：不過要是真的她們還在說着她的事，喊起來倒有點怪難爲情地。讓那老笑伙笑我，出去說我的壞話，那倒有點犯不着。還是耐下心聽聽看……真討厭，聽麼聽不見，又想起她來了。這妮子真長的怪愛人的，她雖然只是相幫人家做個小大姐，比起常來店裏買東西的那些小姐奶奶們來，她可真都比她們強。她們只是會花錢，會裝扮，會發浪勁兒，講到美，那還要數着我的她，呸，真不要面皮。人家心裏不知有你有沒有你，你這裏就老實不客氣地叫起『我的她』來了。但我可着實有點愛她，她對我也真不壞。那一晚，她一定是先去過了，等我等不着，斷命店打漾得那麼晚，就誤了我們的約會。她的那樣白，那樣軟，那樣熱的手掌，握住了我的手，大屁股一扭一扭地出了門回頭向我一笑，那個媚勁兒！真愛人愛也愛煞！……越想越遠了，怎麼她還在說，我一定要聽聽看，不要是在替我做媒吧，怕我害羞背着我說。我才不那樣舊腦筋呢，和我做媒，就該和我當面商量。我的老婆要我自己選的，我除了她，我決不討別人。况且我知道，她也在愛着我哩，那一晚，又又里口，小紙頭，金碗，那兩個可笑的別字，我時時刻刻都不能忘記。唉，我真不長進，還想起那一碗呢，什麼金碗銀碗，那是一碗涼水，澆得我好苦！我躺在床上這些天，都是她給我的好處！……噯，頭上怎麼了！這樣痛法！我的媽呀！疼死我了！母親還不來，還在同那鬼婆說話，我聽又聽不見，怪急人的。不想了，什麼都不想，專心聽一聽看。還是聽不見，耳朵真不中用！……怎的，又想起她來了，她的模樣兒真好！一口

道地的蘇州話，說起來，像唱歌似的，使人一聽見就夠心裏麻麻地。我的耳朵這時雖然聽不見別的，却還聽得見她的聲音像唱歌似的在我的耳朵裏響。那鬼婆還不走，大概真是給我做媒了。假使是給我說的她，假使她真的和我配了夫妻！唉，不想吧，一想起心裏就怪膩的。……唔，有人走進來了。她們商量好了來問我了吧，怪難爲情地，我應當閉上眼假裝做睡着了。……什麼，誰在叫我哥哥，小鳥似的聲音。唔，用手摸我了，這樣軟，這樣熱的小手，一定是她！這是怎麼回事？她怎麼也來了？我睜開眼來看看吧。——唔，原來是小妹妹，這小孩子，也夠淘氣的，不聲不響地就進來了，我還當是她呢。……唉，我真發昏了，我竟會這樣笨法！小妹妹剛從外面進來，她難道沒有聽見她們說的什麼話？我問問她完了麼？……什麼，這小滑頭，倒向我賣起關子來了！她對我說，她怕母親罵！母親不讓對我說，一定不是什麼好話……那鬼婆不知又編排了些什麼呢！這個老不死的東西！……喲，我的頭又疼起來了。我的身子禁不住地抖，屋子在打轉了，……天哪，這纔還過這口氣來。真難受死我了。怎麼母親還不進來呢？已經不聽見說話聲了，大概那老鬼婆已經滾了。咦，誰在哭，是母親麼？母親爲什麼哭？小孩子究竟好哄，我還是問問小妹妹看。……

天哪！小妹妹說她要嫁人了！要嫁給她的大少爺做三姨太太了！我白白地爲她害了這場大病！這個騷狐媚子，找不着男人的時候勾引我，找着她少爺就把我忘了！還尋我這麼大的開心！她那位少爺

我也看見過，瘦得樣癆病鬼似的一个老槍！不過有兩個臭銅錢，便把她也騙住了！這個不要臉的浪妖精，害得我……：哎喲！斷命的頭又痛起來了！這都是那賤人壞害我的！又耐格娘，我……：喲，痛死了！……

小孩子真可愛，她不顧一切地還在對我說呢，我也聽不下去了，我的頭真痛！
什麼！那老鬼婆說我的病不能好，要停我的生意！天哪！……

劫後

絮飛

那裏躺着一座劫後的村莊，
樹枝間只有風底鼾聲激蕩，
白晝和黑夜是同樣的淒涼，
自從劫後便無人再走進那些街巷。

綠莓染上侷僂的濕牆，
牆角裏蜘蛛續牠震斷了的網！
屋簷上垂着毒蜂底廢巢，

牆縫間斷了蝸牛底路向。
居民逃出那被劫的村莊，
行乞在都市底柏油道上，
這是差別千里的兩個世界，
也是兩重命運的刑場。

菜色的夢

笑冬

夜色在雪裏打滾，
寒冷撐着我底心，
我做了一個菜色的夢。

夢是油菜色的，
充滿了熱，也充滿了冷，
有着菜色的戰慄，
有着菜色的腳聲。

菜色的夢

二五

菜色的夢

五六

有着匍匐的菜色鬼，
只有憤怒，沒有哭聲。

有着菜色的鬼，
只有身軀，沒有頭顱。

步聲裏帶着點怨語，
像鋼般重，鐘般雄壯。

突然，地球崩潰了，
鬼們慘叫着：還我頭來！

夢是油菜色的，
充滿了熱，也充滿了冷。

我做了一個菜色的夢，
寒冷擰着我底心，
夜色在雪裏打滾。

二，二〇，一九三三。

巴金的「霧」

(新中國書局出版)

飛也

在這風聲鶴唳的年頭，我們的作家們大部分都在做着美麗又輕盈的夢。詩人們在炮火煙中彷徨着，想得到一個「丁香似的姑娘。」小說家們張着他們淒迷的眼在做着玫瑰色的夢。他們面前的現實，不管是如何冷酷，也不管是如何醜惡，對於我們的作家們好像是一點影響也沒有。他們該唱眠歌還是唱眠歌，該尋女人還是找女人，藉此找靈感。他們目前的現實却被他們輕輕地抹殺了。巴金能從這種不景氣的雰圍氣裏跑開，眼對着目前冰冷而醜惡的現實，這一點實在是難得的。

不過，看過他的滅亡的總該知道，他雖然于現實不滿，但僅是不滿，或者「做噩夢」而已，他對于一切事物都感着不滿，在他的眼睛前面蒙着一層陰沉的霧，他的淚眼透過這一層霧，所見的，一切都是醜惡，一切都是陰沉，和絕望。他看見鬼，看見人頭，看見一切恐怖而且絕望的事物，所以，他終于在霧中，帶着淚發出人道主義的虛無的呻吟。

他在今年的東方雜誌新年號上新年的夢想裏這樣說：

「在現在這樣環境中，我連做夢也沒有好的夢做，而且我也不能拿夢來欺騙自己。在這漫長的冬夜裏，我只感到冷，覺得餓，我只聽見許多許多人的哭聲。這些只能夠使我做噩夢。

「……我們中國民族恐怕沒有希望了，他已經真是太衰老了。像這樣古老的民族如今世界上再尋不出第二個來。……所以我們的青年是脆弱得很（我自己也是。）我們如果得不着新生，就會滅亡，滅亡而讓位給他人。……

「我要努力奮鬥，即使奮鬥結果我們依舊不免於滅亡，我們也應該奮鬥。即使我們前面就立

着墳墓，但在進墳墓以前我們還應該盡我們的力量去做一番事業。奮鬥的生活畢竟是最美麗的生活，雖然裏面也充滿了痛苦。……」

很明顯的，他看到中國民族之行將沒落，他看到一切人都是脆弱不堪，甚至於他自己。他覺得應該奮鬥。但是滅亡的黑影子總是跑不出他的視線。他看到將來，便看到滅亡，甚至於在奮鬥裏也會閃出滅亡的黑影。

同時，他認為奮鬥是一種美麗的事業。他在死去的太陽裏引了一句話：「要愛，愛那死去的太陽。」（大意）滅亡裏的杜大心也處處感到幻滅的悲哀，這種種地方都顯示給我們作者的那種虛無的 *romantic* 的傾向。

巴金的第二個傾向，是愛與憎的矛盾和衝突。這一點正是他虛無傾向的尖端的表現，也正是他的脆弱處。他被這種矛盾所包圍，而感到莫大的痛苦，但是，又沒有方法以理智去克服它，結果，便產生了「滅亡」。

他說：

「……我的生活裏充滿了種種的矛盾，我的作品裏也是的。愛與憎的衝突，思想和行爲的衝突，理智和感情的衝突……這些織成了一個網掩盡了我的全部的生活，全部作品。……」

（我的寫作生活，載讀書雜誌三卷一期。）

先明白了巴金的思想傾向，然後再進一步去觀察這篇小說：霧。

底下是霧的大概情形：

周如水，一個二三十歲的青年全張若蘭女士在旅館裏由于偶然的機緣遇到了。他們本來見過一面

而是一同避暑住在一起的。

當然，一個青年男子和一個少女相處久了自然而然地會發生愛情的。他們兩個人當然也跑不出這個圈子。

不過，在他們倆感情正在一日千里地向前發展的時候，也正是周如水的內心衝突達到極點的時候。原來，周如水在未往日本留學以前，家裏邊已經強迫他同一個他所不愛亦素來不謀一面的女子結了婚。，脆弱的他，當然無從否認，將就且就地依從以後，便去日本了。

現在，兩難的情形便展到我們的主人公面前。在他眼前的，是兩個女子：一個是他所熱烈地愛着的那位「白衣青裙」的張女士；一個是他從來不曾發生過什麼感情的名義上的妻子。按說，他是應當「愛就愛吧」的，然而這麼一來，他就必然會引起家裏的非難。意志薄弱的周如水便急得沒有法子。

他的至友陳真，是一個理智頗堅強，思想又積極的青年革命者。屢屢勸他把意志放堅決一點，放勇敢一點，「愛就愛吧」。然而他總是拿不出一點勇氣來。

不幸，他終於接到家信，非讓他回去不可。

我們的主人公又窘得哭了。

陳真覺得這樣勸他一定收不得好的效果，便想了一個方法告訴張女士其中一切情形，請她去勸他。他說：

「……我知道密斯張是和普通一般女子不同的，我又知道密斯張是真誠地在愛如水。所以我纔來要求你做一般中國女子所不肯做的事，我希望你像斯拉夫的女性那樣來愛護他，拯救他，鼓舞起他的勇氣，使他忘掉過去一切來創造新的生活，我知道你能夠這樣做的。」

張女士本來是愛他的，然而因為他太怯懦的緣故，不肯向她表示，她爲了「要保持她少女的矜持」的緣故也不便逕自表示。但經過了陳真這一番話，便很受感動，答應了。

第二天，張女士把一切都說了。

然而，怯懦的如水，不但並不受鼓勵反而更怯懦地哭着走了。

張女士受了這個重大的打擊，便抱着一棵受了創的心離開那裏了。

幾年以後，那位怯懦的人又重來到這裏，然而物在人非，也只徒增感懷罷了。

故事是這樣進行着的。

裏面的人物，主要的有三個，那就是周如水，張若蘭，陳真。當中插進一個代表了一般進步點的，浪漫的 Modern Girl。

主要的一個，周如水，是一個代表了一般怯懦的意志薄弱的 *Peir Bourgeois*。家庭裏爲他強迫定婚，他沒有勇氣反抗。愛上了「白衣青裙」的張若蘭，還是沒有勇氣去表示他的愛。同時更充分地表現出他的無果決的怯懦心的是對於家庭和張女士的問題，他始終是說：

「這我還是不能夠決定，我的問題很複雜……」（P. 62）至於他的思想呢？

他說：「……我以為童話便是從童心出發以童心爲對象而寫作的一種藝術。這童心記得有人說過共有七個本質，就是：真實性，同情心，驚異力，想像力，求知心，愛美心，正義心……因此我便主張童話不僅是寫給兒童讀的，同時還是寫給成人讀的……因爲這可以回復到童心。童心的回復便是新時代的萌芽了。」

我們看：「童心的回復便是新時代的萌芽了。」這便是我們唯心的主人公的哲學。他不但是

心論者，怯懦的無決心的智識份子，並且他還具有一般智識份子具有的虛榮心。

「他聽了這樣的讚語心理雖然很高興……同時也抱怨自己爲什麼寫作那樣慢，不多寫幾篇來，不然這時候會更滿意了。……」(p.9)

所以主人公周如水是一個在動蕩的大時代裏的一個脫離了社會的歌頌童心，謳歌自然，怯懦，意志薄弱而且愛虛榮的青年。

第二個人物是陳真。他的性格和周如水相反。他是堅決的，理智的，一個有爲的青年。他看到他的朋友動不動就說良心，動不動就說童心和自然，他不但有點不滿意他，幾乎就看不起他，然而，真情又不得不使他同情他，可憐他。他們說：

「這我還不能夠決定，我的問題很複雜，須得有長時間的思索後可以避免他日的後悔。」周如水的臉上依舊沒有一點堅決的表情。

「你已經思索了好幾年了，」那許久不說話的陳真這時候站起來用郎郎的聲音說：「可是依然像現在這樣無結果，你自以爲是利他主義者，你常常拿這來滿足你的虛榮心，其實你真是個徹頭徹尾的利己主義者呢！你所謂的良心，好像個紙糊的燈籠，戳破了是不值一文錢的。你所謂的良心，仔細分析起來就是社會上一般人的名譽……你是個沒有勇氣的人。你沒有勇氣與現實的苦痛的生活對面，所以常常逃避到美妙的夢境裏去……我這樣做自己是痛苦的，我常常在失眠的夜裏爲此事流淚，但我至今也並不後悔，我想我的身子如今已不是家庭的了，牠是屬於社會的……我也許得不到你所說的良心上的慰安，但這一切於我有什麼用呢？我和你是完全兩樣的人。但我也在我的滿足。我把我的愛，我的恨，都放在我的工作裏。……」

他爲了他的神聖的工作以致於害了肺病，然而他並不爲此而停滯，他反而爲此更加努力了，他自己說他是屬於社會的。

這是第二個主要人物，也可以說是作者暗示給我們的一個典型人物。

然而，作品所提示給我們的這個典型，仍然是一個虛無的英雄主義者，他之出發點不是愛，而是恨，不是反抗而是復仇，這一點，作者更充分地表現出他虛無主義的尖端。

關於張若蘭，作者並沒有用正面描寫多少，不過由于一些小動作及表情上可以看出來她是一個情熱的，溫柔的，布爾喬亞的女性。

這是三個人物的性格描寫，大體上說，都寫得很好。三個人的個性均活生生地顯示出來了。

關於這三個人物的性格的社會背景，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

時代是動的，變的，它是無時無刻不在動的，在這種場合之下，新的代替了舊的；合理的代替了不合理的，而演成了一幕人類的歷史。我們這部小說的作者，便是企圖描寫這舊社會與新社會之間的過渡時期的人物。在這裏，有向上的，有落後的，有意志堅強的，有意志薄弱的，在金融資本主義的剝削下的場合，有感到自身的苦痛而積極地向上的，有不明白自己的苦痛而逃到夢境裏的。

代表了前者的是陳真。

代表了後者的是周如水，張若蘭和秦女士。

不過關於社會的意義這一點上，作者似乎是忽略了。寫這篇小說的主人公的怯懦，他並不在較本地的社會的意義上去顯示周如水是一個被社會所侵蝕而毫不知自悟的一個懦怯的青年。而單從變愛上去顯示，我覺得是本書的最大缺點。

其他關於周如水的過去，不應用補述的方法。因為這種方面固然是直接一點的表現法，然而在一個故事正在演進的時候，像 Turgenyev 似的插入一節追敘，是最容易使讀者厭倦而且妨礙故事的發展的。

關於這本書的中心意識大體說還是和其餘的一樣，並沒有多大進步。它充其量也不過買給讀者一幕弱者的被霧所蒙蔽了的悲劇。雖然當中插入了陳真，但重心並不是在他身上。又何況這個弱者之弱又缺乏社會的意義而且所謂典型又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呢？

在這裏，以忠實的態度，希望作者能夠「百尺桿頭更進一步！」

二，廿五校改。

扶羣印刷所

(六大特色)

- 本所宗旨：是傳播文化扶助教育
- 本所天職：是改良印刷服務社會
- 本所組織：是分工合作科學管理
- 本所成績：是取材優良出品精美
- 本所信用：是定價劃一童叟無欺
- 本所優點：是技師精良機械新穎

地址：省政府前街十四號

北新書局大廉價

- 北新後期小學教本 六四折
- 小朋友叢書 八折
- 北新初中教本 八折
- 北新高中教本 八折

請看黃河流域領導報紙

河南民報

廣告廉	銷數多	印刷精良	自澆紙版	文字明顯	副刊多種	<div style="display: flex; justify-content: space-between;">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p>★★</p> <p>民報</p> <p>★★</p> </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p>★★</p> <p>河南</p> <p>★★</p> </div> </div>	探訪新聞	消息靈通	專電敏捷	言論公正	民衆立場				
四六號	電報掛號三〇	政府前街	(地址)開封省	函索即寄	價目另有定章	角批銷及廣告	外每月三元七	月八角五分國	定報費國內每	登記新聞紙	央宣傳部核准	呈內政部及中	刊二大張半	國內外新聞副	本報每日出版

豫有文書

售

經

東	世	亞	大	兒	光	新	神	亞	新
方	界	細	中	童	華	文	州	東	中
輿	輿	亞	書	書	書	化	國	圖	國
地	地	書	書	書	書	書	光	書	書
社	社	局	局	局	局	社	社	館	店

聯合大廉價

止日九月四起日五廿月二

本期零售大洋五分